# 傳說中的示跡因緣

首先，祈願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使諸位增福生意，一切如意平安。

我們這個道場，一向解行並重，德慧雙修，非常精進。這次乘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舉行爲期三天的「觀世音菩薩法門」共修法會，大衆發心，要我與南老師分別就史蹟、教理與行持作簡要說明，使大家對觀音菩薩的慈心悲願有更深入的瞭解，的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我們娑婆世界的衆生與觀音菩薩最爲投緣，不但「家家彌陀，戶戶觀音」，每年農曆的二月十九觀音菩薩聖誕，六月十九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日，和九月十九的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佛教的寺院都要舉行隆重的紀念法會，因緣非常殊勝。老衲願就所知，以事、以理、以顯、以密來與諸位作共同研究。

觀音菩薩是多劫以來的應化聖賢，年代邈遠，其最初示跡因緣，已經無從稽考。在國內有兩本書，一本爲「編年通論」，一本爲「汝州志」，記載着有關觀音菩薩的事蹟，可以作爲參考。編年通論第十卷說：唐朝終南山的道宣律師，嚴持戒律，道行高峻，受天人供養。有一天，他問天人，觀世音菩薩的本跡因緣，是怎麼回事？天人告訴他，在過去劫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莊嚴王，他的王后是寶應夫人，生有三個公主，長公主叫妙嚴，次公主叫妙音，三公主叫妙善，觀世音菩薩最初示現人間，是莊嚴王的三公主。

根據汝州志記載：在春秋時代，有一個楚莊王(西元前六一三～五九一)，他有三個女兒，三公主叫妙善。楚莊王有病，醫生說要親人的眼睛合藥，病方能愈；妙善公主便把自己的眼睛挖出來調藥來父王服用，果然治好了病，使楚莊王很感動。後來妙善公主出家，父王給她蓋了一座寺廟，不久，妙善公主便出現了千手千眼的莊嚴寶相。觀音菩薩千手千眼的典故，據說與這個故事有關。後來民間通常的說法，講觀世音菩薩是妙莊嚴王的三女，很可能是以上兩說綜合的結果。

聖賢應化 濟度有情

佛與大菩薩在人間示現，幾乎都是應化身，他那一天出家？那一天成道？極難有詳確的歷史可考；在我們這一劫的歷史文化中，只有釋迦牟尼佛是例外。他本是印度淨飯王的悉達多太子，捨棄榮華富貴，出家修道，當生成就佛果，他與我國孔子出生的年代很相接近，是世界四大哲人之一，史績具在。其餘如梁武帝時(公元五○二～五四九)達摩祖師是觀音應化，布袋和尚與傅大士是彌勒應化。唐太宗時(公元六二七～六四九)豐幹禪師是彌陀，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賢，杜順和尚也是文殊應化。唐肅宗時(公元七五六～七六二)韓國金喬覺是地藏應化。吳越王朝時(公元九○八～九七八)長耳和尚是定光佛 (燃燈佛)應化，永明壽禪師(公元九○三～九七五)是彌陀應化。乾隆時(公元一七三六～一七九○)的達天禪師是地藏應化等，可舉的例子很多，這些佛菩薩的聖誕，就是從後來應化的賢聖僧的生日來作爲紀唸的。

但是，化身與應身是有區別的，應身現的是佛相，化身是現的六道相。因此，我們學佛的人，不可以輕慢任何人，乃至貓、狗也好，都不能輕慢。記得我小的時候，在寧波唸佛學院，離普陀山很近。同學們曾結伴去朝禮普陀山，由那裏的同學招待、當嚮導。在普陀山的路上，看見一條狗，我踢了它一腳，我說：「好狗不擋道嘛！」狗被我一踢就汪汪叫着跑掉了。旁的同學看了，便說：「哎呀！你把觀音菩薩給踢跑了。」嚇得我一身冷汗。就理上說，不管是觀音菩薩也好，其他佛菩薩也好，六道衆生的什麼身都能現，並且常常會以你所忽略或不恭敬的那種身形出現。如果我們瞭解這個道理，把所有呈現在我面前的衆生，都拿他們當佛菩薩看待，那就不會錯了。

在我們這個芸芸衆生界中，凡聖雜處，那些乘願再來的聖賢，未必現的是聖相，從外表上看，有的跟我們差不多，有的也許比我們還顛倒，但是他們在平凡中示現不平凡，在顛倒中依舊不顛倒，就需要我們以慧眼去觀察。例如永明壽禪師現的是精進相，每天要做一百零八件事；傅大士現的是慈悲相，把自家的田產房屋都佈施了，還把太太也押給別人，把所得的錢拿來佈施。梁武帝後來召見他，把宮廷的門都關了，他不慌不忙拿出一個木槌來一敲，所有的宮門應聲而開。這說明什麼？「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布袋和尚的做法非常灑脫，人家問佛法，他把布袋「放下』，如果當下不契，他又背起布袋走了。有人定要他開口說法，他還是說他的布袋：「我有一布袋，虛空無障礙，散開遍十方，收回觀自在。」高士們也沒有他的曠達。濟顛和尚現的是邋遢相，衣衫不整，酒肉不忌，說起話來，瘋瘋顛顛，到時卻無不應驗。他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有首自述的詩偈說得很明白：「六十年來狼藉，東牆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

從聞思修 入三摩地

華嚴經告訴我們：「若人慾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如果我們的身心和思想觀念，無掛無牽，一片明淨，就會體認到聖凡的差別，在生命的原動力上，應化聖賢是乘願現世，或順或逆，不動本來，自己作得了主；凡夫是受業力牽纏，或升或沉，因境而異，自己作不得主。現在我們來略釋「觀世音菩薩」的名號所包含的意義。觀世音菩薩在唐代又稱觀音菩薩，那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所產生的稱呼，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忌諱，可隨各人的喜愛自由稱念。這「觀世音」三字，是要我們觀世間一切音聲，包括稱他名號的音聲，入於耳根圓通的法門。楞嚴經說：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瞭然不生。

世間的音聲，有動相，有靜相，我們的動相是由外境六塵所引發，所感爲妄心；靜相是粗妄想銷落後所現的清淨境，仍舊執着在一個清淨的境界裏，還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背覺合塵，被境所轉，真心不被物轉而能轉物。但是，真心要在一念無雜、精進不已、動靜二相自然廊清後纔會出現，那時放光動地，無我無人，也可稱爲「心空及第歸」。

我們不可說觀世音菩薩修耳根圓通，就光在耳朵上大作文章。耳朵的根就是心，沒有心，耳朵發生不了作用。當我們心不在焉的時候，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耳朵是浮塵根，神經系統是勝義根，而真正的老闆是心。譬如放風箏，風箏是浮塵根，線是勝義根，拉線的這個人才是主人。主人叫它動就動，遠就遠，一切操之在我，這點非常重要。

因此，觀世音這個「觀」，不是用耳聞，而是用心觀，用精淨心來觀。所謂「一根反源，六根解脫。」就是這個道理。六根解脫了，也不是六根清淨，而是心清淨。心中清淨了，眼耳鼻舌身意自然清淨。不是捨本逐末，光執着在修眼、修耳上做工夫。

再說「觀自在」。心經開頭就說：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觀世音與觀自在，說他是一個人可以，說他是兩個人也可以。大凡菩薩觀世間一切法都是自在的；能夠自然而然的拔苦與樂，使人高苦得樂。如果你觀不自在，就不能拔苦與樂。譬如你幫助別人一大筆錢，解決了一樁困難，後來懊悔幫這個忙，這一下就不自在、不對勁了。

觀世音與觀自在

所以，觀自在首先要你觀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而在這上面得到自在，沒有掛礙，無所得，無所求，不取不捨，然後才能真正得到解脫，福慧增上。如果你幫助別人，抱着將來得到回報的心理，就無法自在。助人爲快樂之本，永遠需要別人幫助就痛苦了。要靠領救濟金過活，就更痛苦了。觀自在的重點在一「觀」字，用的是眼根；觀世音的重點在一「音」字，用的是耳根。就範圍來說，觀世音專指觀世音菩薩，而觀自在可包括所有的菩薩，因爲所有的菩薩都自在的，當然也包括觀世音菩薩在內。

另外，還有一個「觀世自在」菩薩，是密宗蓮花部的部主，就是如來成佛觀察十緣生句，而得到普眼的蓮花，這個今天不作深入討論。又有一位「觀自在王」如來，在密宗是阿彌陀佛的本名，阿彌陀佛是觀自在王的德號。密宗又稱觀世音菩薩是阿彌陀佛的化身。但在顯教，觀世音菩薩是阿彌陀佛的弟子，與大勢至菩薩脅侍兩旁，《觀經》裏說到兩位菩薩的功德是一樣的。

觀世音菩薩頭上是個化佛，大勢至菩薩頭上是個寶瓶。大勢至菩薩同我們閻浮提衆生也是因緣深厚，在淨土唸佛法門中，關係極爲重要。「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這是大勢至菩薩教導我們唸佛的方法。所以《大勢至菩薩唸佛圓通章》對我們來說，也非常珍貴。

《悲華經》裏說到，阿彌陀佛涅槃之後，觀世音菩薩將在西方極樂世界成佛，佛號爲「變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似乎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不是同一個人。又據《觀音三昧經》裏釋迦牟尼佛說，觀世音菩薩在他以前成佛，名「正法明如來」，則觀音菩薩實是古佛；當時釋迦佛是在正法明如來法運下作苦行弟子，現在則觀音菩薩又以釋迦佛的弟子示現，這在佛法裏來說，仍是平等的。

經論裏記載，從前有—辟支佛的弟子，生性憨直，師徒兩人；幽居巖壑，生活單調而清苦。一天外出，弟子打着傘，揹着行囊，侍奉師父行腳，心念羅漢自度，太過自私；願行菩薩道廣度衆生。其師突命弟子前行，自己來代替打傘背行囊隨行。走了一陣路，弟子過意不去，想想師父年紀已大，不忍遽去，他的師父又開腔了，徒弟啊，還是你來打傘揹包裹吧！弟子弄不清這是怎麼回事，師父說：原來你發心作菩薩，我應該替你打傘；現在你退心了，仍想作小乘羅漢，你當然應該站到後面去。

但是，觀音菩薩與釋迦佛互爲弟子，這是度生方便，慈悲願力不可思議，屬於非常的示現，並無礙於他們所成就的境界。

男身或女身的問題

佛菩薩並無男女之分，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爲說法，不能說他一定是男身，或一定是女身。唐宋以前，觀音菩薩像都是男身老比丘相，現在五臺山雕塑的觀音聖像還是男身。根據胡石麟所寫的《筆叢》和宋代王世貞的《觀音本紀》，都講一向不知道觀音菩薩是女的。元代的法師在畫觀音像時纔有畫成女身。當然，畫成「面然大士」也可以。面熱大士是瑜伽施食法門中鬼王的代表，也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觀音菩薩可以變爲鬼王，當然也可以變女人，以及其他的形象，執着觀音菩薩爲女身的想法，這就錯了。

《六祖壇經》說：「慈悲是觀音，喜舍是勢至。」這是表德的說法。如果你心中真的大慈大悲，那你就是觀世音菩薩。如果你經常充滿喜悅，時時不吝佈施，那你就是大勢至菩薩。我們也看到有些寺院供的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那表示菩薩有無窮無盡的方便和功能。我們每人有一隻手和兩隻眼睛，如果這些手眼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集中起來，大家同心同德，力量就大。觀音菩薩是一身具足千手千眼，所以威德就不可思議了。

觀音菩薩的形態，有六觀音、七觀音、八觀自在、十五尊等種種區別，數目逐漸增加，遂成三十二種應化身，應種種機緣，隨時間與處所不同，說種種法，救護各類衆生。六觀音普通所稱與經論不同，智者大師根據經論所列爲：（一）大悲觀音（破地獄三障）、（二）大慈觀音（破餓鬼三障）、（三）師子無畏觀音（破畜生三障），（四）大光普照觀音（破修羅三障）、（五）天人丈夫觀音（破人道三障）、（六）大梵深遠觀音（破天道三障）。密宗（東密）所稱六觀音爲聖觀音、千手千眼觀音、馬頭觀音、十一面觀音、如意輪觀音和準胝觀音。古德有首顯密互融的頌說：「大悲千地獄，大慈正（聖觀音）餓鬼，師子馬形畜，大光面修羅，天人準胝人，大梵如意天。」尤爲簡潔詳明。

三觀、三智與三境

平常我們所見到的觀音聖像，如楊柳觀音（又稱藥王觀音，右手執楊枝）、龍頭觀音（乘坐龍頭上）、持經觀音（乃聲聞觀音，手持經卷）、圓光觀音（背上有火焰光明，端坐岩石上）、遊戲觀音（坐於雲上，左膝直立，右手支持身軀）、白衣觀音（着白衣，跏趺坐於白蓮花上）、蓮臥觀音（坐蓮華葉上雙手合掌）、瀧見觀音（坐於巖上觀瀑）、施藥觀音（坐於水旁岩石上，右手撐頰部，左手叉腰，凝視蓮華）、魚籃觀音、水月觀音、一葉觀音、青頸觀音、威德觀音、琉璃觀音（高王觀音）、持蓮觀音、灑水觀音等，都在三十二觀音應化身內，其中自衣、青頸、阿耨、阿摩提、多羅尊等不是在印度變化的觀音，大概是在我國唐朝以後民間的信仰，但國人最具親切感的，一爲馬郎婦觀音（事出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於陝西金沙灘），一爲蛤蜊觀音（開元年間，唐文宗嘗食蛤蜊，刳而不開，及開，見蛤蜊內有觀音像，遂不復食），一爲高王觀音（北魏天平年間，定州勇士孫權德誦經免難），其神異均不可思議。

觀音菩薩常住的聖地，在印度南方海濱的補陀洛伽山，又名光明山，小白華山。我國浙江省定海縣舟山羣島的普陀山上，最高峯名補陀洛伽，以及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等，也是觀音菩薩的應化道場。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講到「觀」與「音」有幾句話非常重要，現在特地提出來略作解釋。先說「觀」：「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我在法集中曾經講過，真觀就是諸法性空。清淨觀呢？是度生不住相。廣大智慧觀是中道。悲觀及慈觀是以上面三觀來拔苦與樂。也可以說，真觀是空，清淨觀是假，廣大智慧觀中，合起來是「空、假、中」三觀。

次說音：「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能觀的智，所觀的境，境智一如，所做的事情也好，所發的聲音也好，都妙，就是妙音。觀世音呢？就是不變隨緣，尋聲救苦。梵音是真空清淨無染的聲音。海潮音有起有落，定時不差。勝彼世間音則指空有不二，互攝互入，爲中道境，這是顯教解釋五個觀，五個音，但不出於「三觀」、「三智」與「三境」。

密教中的觀音菩薩

密教中的千手觀音，從大悲觀音變化而來；聖觀音從大慈觀音變化而來，馬頭觀音從師子無畏觀音變化而來，十一面觀音從大光普照觀音變化而來，準胝觀音從天人丈夫觀音變化而來，如意輪觀音從大梵深遠觀音變化而來，可見顯密原無二致。密教以修身、口、意三密相應而得當生證到佛果的，但藏密與東密在修持「身密」部分稍有出入，這因唐代文成公主下嫁西藏松贊乾布王，侍從有儒士及道士，這些由道士們傳去的中國道家修煉方法，與藏地原始宗教的修持法以及由印度傳入的密宗修身法匯合而成了他們特有的修身方法。

修氣、修脈、修明點，爲密宗調身方便，對變化氣質，收效甚大。氣有上行氣、中行氣、下行氣的分別，脈有中脈、左脈、右脈的區分，密宗的學者們說：「氣不入中脈，而得證菩提者，絕無是處。」脈又與輪並提，有梵穴輪、頂輪、眉間輪、喉輪、心輪、臍輪、海底輪，統稱三脈七輪，有聲有色。這「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實際就是七輪中的音聲。密尚持咒，口密就是聲密。這「唵」、「啊」「吽」三字，即是梵文聲母的總綱，唵字又是宇宙原始生命能量的根本音，啊字是宇宙開闢萬有生命生髮的根本音，吽字是萬有生命潛藏生髮的根本音，以這三個字發音組成一個咒，便是普賢如來的根本咒，普賢如來的意譯是妙密。觀音菩薩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便概括了唵字與吽字的咒身，其中「嘛、呢、叭、咪」四字之言，都是阿部音的變化妙用。

總之，觀世音菩薩法門，博大精微，浩瀚無邊，我們修學觀世音菩薩法門，就是要學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普度慈航。如果你們以求觀音菩薩的懇切心情，來要求自己，你自己就是觀音菩薩，就能家庭和睦，妻賢子孝，國泰民安，衆生樂利。祝福大家都成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今天的時間已到，等一下大家還要念誦觀音聖號，我們先來齊唱觀音菩薩偈贊，以爲本次講演作結：

觀音菩薩妙難酬 清淨莊嚴累劫修  
赫赫紅蓮安足下 彎彎秋月鎖眉頭  
瓶中甘露常遍灑 手內楊枝不計秋  
千處祈求千處應 苦海常作度人舟

南無普陀山淨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七十二年［1983年］十月廿二日講於臺北東西精華協會中國總會禪學中心）